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九

逌旃瑣言

濮陽蘇祐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人不知是夫不見婦也宣府教塲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磚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令頗傾頹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墻宣府教塲朔州營房亦不誣也

臺諫皆以言爲職本同一體自互相糾劾也始相疑忤嘗聞成化弘治時既罷朝御史倒該候都御史左

掖外揖而退給事則逓遷綴行候齊揖與議今日有何事何人可劾論如事關吏科則會于吏科議奏他科亦然無所言則散各衙門已遣人覘視被論者則閉門以待今不惟不然又私爲之地被劾官且肆揭撫以辯覘事如故無復閉門矣屬皆作梗誰實爲之耶

燒荒題頗俗華泉爲燒荒行結腸事頗推空同爲結腸操皆獨步詞苑使爲近體則難措詞矣苟有守宜于律者宜于古者不獨題當辨也

黄花嶺上有始皇舊長城岢嵐州有古城墩趙之李

牧守雁門則上谷雲中武開拓在後亦係險以為城

如今之內邊耶

霍山下龍祠泉通渠灌田界以灃不越城什之七洪

洞什之三無混于多寡而邑人至今免于爭競功媲

心思前人偉矣蔚州水利鐵板分限如漕不替祠惟

築堰浚渠歲有勞費有田則用水有水則用力力之

多寡視田刻石紀事亦免于競

滹沱發源繁峙由代州崞縣忻口折而東歷定襄五

臺東下在太行之西引以灌田爲山西之利過太行至眞定河澗則爲害矣不惟不可灌亦浮沙難以捐地勢高下土脉踈密使然非水之性也

丙戌冬過泗州淮水清淺鑿冰以度及丙申按泗州則合流于河水渾黃矣勢亦洶甚河自孟津以下分四支康家渡符離集飛雲橋小浮橋咸會之淮口入海勢漸南矣弘治間決金堤頭歷曹濮鄆范趨張秋會鹽沙河入海遂阻運道後亦塞改稱安平鎭可並漢宣防然河南趨則北岸漸高北趨亦然迥無故迹

夏潦水退土皆淤畝穫數鍾秋皆沙地利薄矣俱不可號

記稱江為南紀淮為北紀河之源最遠與濟並稱四瀆皆天地氣化靈秀互會要非漫方僻隅一水一山小結融者可比也嘗考往古帝王聖賢所生繼天立極開來繼往自雍而冀而徐而豫而兗可睹記也我太祖之生河之陽淮之陰諸功臣咸在今　上之生在淮之北濟之南業茂中興功光列聖尤可徵驗

相面算命者遊于公卿之門雖間有驗者不中亦多

視爲狎容置之不較李虛中徐子平一行和尚耶律楚材世可述責其人耶其奇中者凡人性之靈未能盡然者見造化之妙可象胡公知蘇州閶門外一聯對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撑廳者鋪堂者擡太歲者俱聽訪拿蘊藉可敬愛不盡述[illegible]

吳音呼大爲垛酒爲就行爲杭生爲喪雖方言亦屬簡韻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行以屬陽韻生叶韻思江切類此者不一而足然猶正音與聲氣剽清稍爲轉耳非如閩廣一字爲兩字甚三字

與有音無字硯正音絕相遠則　語呼天為撑可黃
地為哈札兒雨為忽刺雪為撒刺城為可闍墩為可
刺馬為母林雷為刀郎都雞婦人為哈乔殺為哈刺
跪為林骨等語又何怪也

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凡人男而壻婢曰
臧女而婦奴曰獲臧者犯罪沒官為奴獲者在逃被
獲為婢今祖制惟公臣家有給賞奴婢其餘有犯男
稱雇工人女稱使女在鄉大夫家且不得有奴婢況
士庶人乎

仕者之情多重內而輕外其在內者又重北而輕南一進士初授華容令首尾吟一聯云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推官且上司無乃近謔乎又外嘲內云你有牙牌我有排衙南嘲北云腰下輸君三寸白頂門讓我一輪青蓋南京多張傘云斯善謔矣

地理之說江西稱曾楊二氏未有顯者何也江南地多白蟻葬不得地有穴棺嚙屍之患人子之心能無泚乎宅居水道失方向則蟻入房嚙衣書立盡尤善嚙松木椽楹無不洞中斯又所親見大江以南無蝎

江北無蜈蚣關北無蟬亦地氣也

十七字詩謂之瘸脚助笑談者多不備錄其嘲太學生一首云士子謁黌宮紛紛盡鞠躬頭黑身上白米蟲殊爲近理

鑛徒鹽徒雖皆不逞猶私爲之心存畏避至地方有事乃籍以爲兵應征調由是官多假借遂至無忌憚矣甚至明目張膽某家有鎗手若干某姓有梃手若干官府召或不如期彼一呼而集且數百矣家不藏兵邑無百雉之城往古烱訓識微慮憂者能不思所

以弭銷之術乎

古有采風之使正覩其所尚將以反正端士習振民風今聞小有才者口肆雌黃形變白黑甚可怪也至如近郡有云某人傘某人刻某人輩某人扁妄肆議評殊無忌憚風靡俗偷御史提學有觀風督教之責其尚重懲之哉昔唐高宗因鬬雞之檄將虞骨肉爭競之變王勃徑坐黜廢誰謂非君道耶今無盧王之才而鼓譸張之舌終無成也已

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不知何義故時人

于好男子無錢使者輒咤曰好南北無東西云意蓋鄉語相傳有自來矣由北𢇁之積而能散者財之主積而不散者財之奴則有東西而無南北眞守財奴矣

蒙時授讀巧對吟見刻本多有遺者如𡨚孺子鄒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亦對之巧者餘不悉述也

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才提學去滿城羣彥皆沉醉

青樓花暎東坡巾紅燈夜照西廂記長短句云云乃吾郡憲使澤山桑公口號諷示門生子弟也提學出巡積學待問者固多其恃聰明遊懶者見蒸熱賣三五日內經書翻閱數次果常如此又何五車之不盡涉獵爲博雅人耶

正德丙子東塘毛公巡按河南華泉邊公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公曰副使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

唐文三變變之善者也唐兵三變變之不善者也唐

詩三變變入于弱明詩亦三變變近于古

我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不生此碁隱語也今有騎兩頭馬踹兩家船謂之下活碁亦當愼其交遊

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言聖王緣人情而爲法非禮與法異也姑舉一二律載幼小犯罪出幼事發尙從幼小是幼幼也未老犯罪既老事發即從既老是老老也仁至義盡矣充軍事例積年惡其害民包攬惡其用強否則未減不然單丁獨戶應諸徭賦將

人百其身舊規故牘恭對簡查廢將迷謬舉此例餘不暇縷數用法者尚慎旃哉

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孔子曰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嬰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孔子曰賢大夫而難爲下也又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上上下下政之倫紀乎

諺云忤家不會會家不忤嘗聞吾東郡教公靜之云槐花黃舉子忤鬧時做下忤時用管甚槐花黃不黃公發解登第

蒼頡造字而原有字揚雄識字而不識字六書有象形如萈天字三連乾卦也地字轉折坤卦也如泉水字中一畫左右各二畫坎卦火字中二畫左右各一畫離卦象形也上心曰志下心曰恐左步曰彳右步曰亍會意也水工為江水可為河諧聲也柯婁為鉤扇櫳為孔反切也餘不悉書

天下東西南北之山皆原于崑崙而支分江淮河漢之水皆歸于海而流會是故山則本同支異水則原異支同若夫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山川亦有

然者

詠詞有善謔而不虐者其詠爐云冷將來一似冰凌上坐熱將來一似蒸籠内臥頭將來顫的牙關錯疼將來疼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麽哥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其意在末句曲有務頭如此尚寓聽之

夫律刑書也情法兼盡文字簡古法罷五刑義兼六籍是故趨吉避凶易教也感善懲惡詩教也明法布象書教也盡性至命春秋教也刑措不用和氣由生

樂教也出刑入禮出禮入刑禮教也諺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是故律以正經例以盡變聖人本人情以為治其斯之謂歟

天如覆釜語其覆也天如倚蓋語其欹也天如旋磨語其行也天左旋水右旋相激也日月星辰皆隨天右旋謂之右旋遲速相形則速者為左遲者為右非真右旋也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月相薄雲行如進月止疑退

各邊鎮守官有總兵副總兵叅將游擊總兵總一鎮

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謂之援兵此邊兵之制也

禮樂之用大矣列之六藝令先習其氣數固小學事也然業有專門則精令之瞽師截竹爲管自能成聲其習之者以六凡尺二一五六字爲度移宮換羽亦能協于音調或陽律陰呂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之要法如切韻三十六字算法十八字乎恨未能見深于音者一問也

車同軌無古今獨御之六法杳無傳亦時勢之異至于車戰今益無施議者欲舉以禦虜難與知變古之詰朝請見尚有信也敗不逐北尚有禮也犬羊之習寇不厭煩敗不為恥且如寇中路以車戰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要亦勢之必至若云阨衝守要則不可缺是故結繩之制難與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斯通儒之論

射有大射燕射賓射大射武射也賓射燕射文射也

然皆尚古今大夫士有不能執弓者亦惰于習鄙其事而昧于初度懸弧之義小學之教廢亦久矣其譏笑賈誼三表五餌之説也固宜遂之不能抗金金之不能禦元雖其君臣之罪要之豢養于中國飲食子女宮室衣服柔脆嬌惰其長一非復如鼂錯所稱之時故也語曰百戰之後豪傑挺生又曰人與智長習與化成古稱山西出將豈盡其人之能哉

金蟬脫殼算法前三門因乘加用除雙倍數退一還元八字後三門歸除減用滿法過身一折半身當五

十字蓋括之矣作者極思至是

古人宮室門東偏向故謂西南爲奥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則其制可知也故祀禮以西爲尊南向爲昭北向爲穆今制門中開西南非奥則不尊矣猶集尚右不反卑耶今東西相向猶稱昭穆不失其序耳而非其義也議者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爲治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好貨等對斯孟子爲命世亞聖之才歟易繫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子之論禮制也而有損益孟子之論井

田也而曰潤色可以觀聖賢之政矣

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盤庚誥體也其詞聱牙今之民猶古之民業是經者驟讀莫悉其義安土重遷之衆顧可家喻戶曉之乎觀 皇祖大誥三篇質簡明白則知盤庚三篇乃史臣記言之文非當時告諭之詞也

檜云東周之始也曹云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主也于曹之卒篇曰四國

有王郇伯勞之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仲尼刪述六經以秦誓繫周書之後以商頌繫周頌
之後以周繼商而秦繼周蓋至誠前知以見十世可
知之意附于讖緯之說近誣聖矣

井觀瑣言

閩南鄭瑗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自忘其陋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題曰井觀瑣言將就有道而裁焉夫坐井觀天謂非全天可也謂非天不可也然則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名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奚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

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見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復出者卽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馬融鄭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

稱愈于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没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

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辭其文便佶屈如書體
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藏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
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
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
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
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
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
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四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嬉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古史謂莊子譲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遥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内七篇

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楊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國朝宋潛溪文工于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于蘿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作文亦簡使藏機蓄謀如

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太苦遣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充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燄眞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抵浮艷太甚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
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　之始　也秉史筆
者當以　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
其年貎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
原則進金比于劉石符姚書王書卒分註其年於宋
統之下西夏小　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
依　初例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
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
矣使光武不　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

于分註邪觀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至司馬遷楊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敘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

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
宜作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
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
而曲為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
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題要漢正作趙初
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為安惜唐丞王
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
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而唐諸

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説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弑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桱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絶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于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謬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閒說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栁子厚貞符効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効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册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峯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竟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

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

符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横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丁云亦

有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言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今分註先言羣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戢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華言腐身熏子以自衒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賔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今人以見陵于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傳下吏思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

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嫣僝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缾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缾蓋

酒器非波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壺字正當作胡瓶

汪克寬綱目考異妹無補于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曌不達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

言敘三思崇訓於其第汪氏甯不之考而輕于立說何哉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上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生五土五得以[illegible]五者生之之[illegible]後得其真精

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讐之説亦似太狹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技術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而吾心之體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抑豈不可以爲學之助乎既又自以爲太史公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如司馬遷然尚云爾況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窮鄉白屋

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測又焉得徧覩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明釣江淮自愧無益于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舛有可考疑有當辯者疏而通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録久之不覺成編至于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則未款啓而弗敢以輕言也第恨家厄回祿片紙隻

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證往往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膚末于學而遽云云見喩改而正諸則幸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與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旻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謂也

夬卦莧陸夬夬朱子莧馬齒莧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誤以爲一物本義亦欠添改

綿之八章云註疏以爲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

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問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云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晉侯爲主於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似不照應

周禮祭祀供蕭茅鄭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益以爲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而茅者其爲二物明矣當

從杜說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

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于太白之旗懸嬖妾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于赤旆必有所受而遷史之訛明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則棘爲夏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爲証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

立四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八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爲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爲王亦主趙說而言之耳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說最爲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於此

惜替洪氏以爲[illegible]言似莊子亦以其辭瓌異奇偉非

賈誼莫能及今考史記漢書本傳惟弔屈原鵩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吾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枝伯比干之所爲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証以出處本末以爲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玉九辯曰今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遂踘跳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韓子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

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此題是也山谷黃太史言作賦須讀宋賈馬揚之作而效其驟便有古風愚謂屈原辭賦之祖苟能究心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舍矣

范曄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況有甚于是者乎後之作史者于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令董宣殺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

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瓚豆
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儕之酷吏傳何耶
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爲爲章讐兼瓊而作或
以爲爲房琯杜甫而作蕭氏盡廢舊説以爲因玄宗
幸蜀而作以今考之皆無証據且其問君西遊何當
還等句輒忽而爾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
蓋白之天才絕人見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
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爲
如説者之云也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予讀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蚤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歟

韓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爲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矣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直夾攻滅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命素定亦由人爲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之說能不爲慨歎乎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初入中原之時三戰三捷北兵爲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槩而不紀其對敵制勝之詳史修於元豈有所諱耶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爲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貫死之恩今按前後身

之說始于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不辨而斥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耶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倣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然其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髣髴也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彞稱稍襃之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裏春秋不過言其內有襃貶耳何撰述之有此葢指孫盛春秋以爲言耳

潮汐之説朱子極稱余氏之説最爲切當知其言有蚤晩大小之異則以爲繫於月蓋以水與月皆陰類而氣相感故也余嘗遊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滴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由是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豊山之鍾霜降則鳴亦氣之相感也

周子愛蓮説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在目前蓋不必求太極于梅枝而全體呈露矣

劉靜修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遡

盛唐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春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輞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氣象不侔矣

傳予金寄修史詠公詩云仙李摧殘六十秋此言唐亡已久矣又云剖犯北去空亡晉言契丹德光滅晉而北歸也剖犯五代史言德光死衆剖其腹實以鹽載北去晉人謂之帝犯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元顔亮伐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稽楊維禎之論最爲確當

後之作者必有取焉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爲宰相則有宰相之謨醇深明粹眞有德者之言也蓋嘗謂讀其書考其爲人能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於懷孟之傳與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太息毛生本是忠君客冶容若使留漢宮卜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入　庭去玉關叔箕無天驕此盖蹈襲前

人之意也與王安石所詡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畧同于書册中以爲後人勸侈誨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吳中見有贋孟售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案也歟

故爲亂亂辭朱俞皆訓爲謬亂其辭晏氏以爲如楚辭亂曰之亂蓋述廬陵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晏說爲是其以空同道士鄒訴爲朱子寓名亦祖他說也

〻論倭書蓋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做

司馬相如諭蜀文其末所述論其王之言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其他大游觀月兩賦與夫形釋泰誓論補牛尾歌辭等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先漢間作者前輩椰待制黃侍講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自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游黃椰之門而有得於吳居多所著龍門凝道記蘿山雜言六經論七儒解諸子等辨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滿天下文傳四　爲一代之宗師也歟

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得于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

他文如井牧愼習尚賢廣諭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有關世教庶幾韓子原道原性諸篇其序鄭氏心學圖說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主辯釋老而務以先儒之言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嘗謂仲申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于白雲許氏之所傳耶

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溫蘇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許公存仁高公季廸皆元末遺才其學最稱該博編摩著作直欲跨越董馬

雖揚左思范曄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習而不能純乎盛唐之音論者以爲不古若也諸公既没作者輩出求其精習述之妙竆述作之工無愧于西京盛唐者猶未多見也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已意故其言詳其事覈有功於兵家太原劉寅作六書直解証據經史辯析舛謬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讀之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可謂深于兵法者矣蓋河東風氣剛勁而鍾于人者亦皆奇偉魁傑故其見于

言論如此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爲詳悉觀者若能以史爲案以此爲斷幷取羅氏遵堯録李氏長編等書參考而折衷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畧矣

推蓬寤語

雲間李豫亨

唐制諡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諡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諡號而無爵之諡遂絕于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爲加諡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蹟用不織首龜趺亦無傷也

道林先生雖不屑藝數之學其於天文地理星歷律
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概謂春秋一經皆魯史
舊文孔子特取其繁亂者刪之褒貶自明初不假於
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圜丘方
澤之說非古后世分合之說亦俱失之此則直破漢
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窮經者知此可謂見
卓千古識度前賢矣

古人律呂之法最精故聞聲可以識治亂吹律聽聲
又能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決勝負故云六律為萬

事根本今之樂工但知樂數不知樂音君子又以為器數之末不知審習古樂愈遜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嗚呼元聲在天地間未嘗止息師曠不作元聲其遂亡乎

世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問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昆吾之釖火浣之布西戎之所獻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於物理之變遷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後皇子而生者率駭所未聞見其能不果於誣理者幾希矣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凉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温草木如蓮實性凉芡實性熱藕在地中性温魚蟲如海蟹河賊之屬性凉赤鯉河鮀之屬性熱鯽魚鱔魚藏在土中性温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多熱亦類此

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燃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居也油乃菜荳椿麻草木之液蜆魚羊牛禽蟲之膏皆火之類其性

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酥酒竹木之類皆能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爲水類火遇之且熄矣豈能焰焰而叙弗絕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陽在上陰在下陽多小陰多大世稱鵬鯤爲海宇間最鉅物然鵬世不常見鯤魚時時有之此因大海勢最卑氣屬陰故也地之所産則惟交象爲最鉅交象之外更無鉅者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冲霄凌漢者鵰鶚鵰鷹之外無聞也視地更高其所生尤小勢亢而氣陽故耳因此可以識陰陽大小之辨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蠅毋宴會必加罩於肉俎以三關俱崇山故也邢伯寶應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揚越巨浸故也又有限於地氣者如江南無蠍虎江北鮮蜈蚣以蠍虎多喜燥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於地産者如東廣富巨蛇北　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　地寒而毛溫厚也此類未易縷數但放此推之似可懸解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予以爲鴈愛氣力銜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俘以息氣力

或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桴之說何
秋來獨無而春始銜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
以爲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面
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
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
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水殺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所以江水直河水曲有由
致也非獨江河即小江小河凡緩者皆直急者皆曲
直者徑直而流易曲者迂洄而流難今堪輿家水喜

曲而惡直者正謂水曲則流環抱而有情也黃河之水縈廻九千里利濟冀幽并燕青齊諸方者曲故耳此可見雖由天造其實由水性之自然也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之兎便鐵之貊齧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養火之綖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水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座凉生西　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聞見之臨而盡疑耳目之外也然非特耳目之外

卽耳目所覩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火井鹽池等類是矣君子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人知見自小不能及耳

吳人呼疾速爲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細馬次馬送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髆以飛字印印左髆然則飛風二字葢取義於馬耳

世有兩字而呼爲一字者如衚衕爲衖男女爲姈者乎爲諸不可爲叵之類有諱惡字而呼爲美字者如

傘諱散呼為聚立箸諱滯呼為快子竈諱躁呼為歡喜之類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夫間亦呼箸為快子者忘其始也故知中原音韻與北溪字義六書精蘊諸書暇中留心一考亦博物之助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缺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德節直接在止至善之句甚為直截足稱全書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

得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雪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王在離宮游觀故也其問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之問同而今解謂孟子館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之切恐未然耶誌數條於此明眼者辨之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成寶夫

地至廣大何以能成實也蓋五行相生俱自土中而形見于外故生金生水生木生火而坤土之氣遂洩如水不外流而藏體于金火不外颺而藏體于木金木交併復歸眞上則氣不散遂為人物為草木禽蟲而堅固不散盡成黃金氣不敗朽矣故曰遍地俱黃金也知此人能內固精神不外施用身中三寶亦如金之不敗朽矣其長生久視也奚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今見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為也哉嘗謂亙古今來

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習詩于唐已無餘恨令不過步其後塵况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乎學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月以歸

讕言長語

淞　曹安

予少游鄉塾見先生長者嘉言善行即筆于楮或於載籍中間見異人異事亦錄之長而奔走四方所得居多凡三四帙因去滇南道遠難將畱于松令不知何在滇中重錄所見聞者携來武邑及承乏安丘老而彌勤人皆哂之予獨不倦暇日一一手錄以備遺忘率皆零碎之辭何益于事因名曰讕言長語讕言逸言也長語剩語也何益于事徒

資達人君子一笑云

文章之選自漢而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齊之文爲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在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巳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善然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曾嘗云古者作

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哉

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

宋葉適浙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甲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

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

文當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
却不好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信然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博非孫盛習
鑿齒吳兢不能以致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
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
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予以見漢之文章
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關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堂崇

正辯一書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折之燎然明白佛之徒無以逃其妄今刋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老莊申韓楊氏之書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則爲之申別昆陵謝蘭取聖賢問答之語闢異端者爲書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合而觀之真可以正人心

資治通鑑倣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之書予少不知正統十三年授徒海鹽王翁專以綱目爲

問遂日手之不釋蓋左史記言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接春秋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竊恐當時作詩文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自不離乎規矩爾若一一拘束題作某體某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

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文人辭勝于理者多曹植七夕詠曰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張文潛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世人遂實

其事白樂天長恨歌敘明皇思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不覺可喜元艾性夫作臨邛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今剪燈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啓蒙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爲實然

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鎭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予兩抵濟瀆在懷慶濟源縣只一池水水之淸淘非凡水比其西即北海搜神記謂江瀆楚

屈原河瀆漢陳平淮瀆唐裴說濟瀆楚伍大夫甚是
無謂
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胷桎梏釘之胡致
堂曰桐人桎梏世所謂兕且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
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
矣
古人和詩和意如賈至蚤朝大明宮和者杜子美王
右丞岑參可見後來次韻未免屑轢近時凡百詩章
惟歌律與古選全不之尚乎嘗欲取皐陶賡歌五子

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罪落勾踐戰敝卒三千入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天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蹤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垣同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察問岐岐以實告遂與俱歸藏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岐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授經又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者手鈔而讀者今有明窓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哉

鄭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難及矣然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斂財賄乃正賦也玄以爲口率出錢君子非之謂此乃周公之罪人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梁寅謂釋經之誤可不察哉然

五經四書中其釋之誤者亦多而史之斷者尤多謬君子宜辯之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文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祭武侯文將畧非長膚史之語旁有關張一龍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蓀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文之有譽如此
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若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爲註書自信者戒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于衆人然異于衆人者不在名與字也視其德與行耳虺虫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蝡動之微也而王蠋爲烈士周公子伯禽孔子子伯魚以人之美不在名字也

鋟板肇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力筆工刻印草不廢倉頡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廢況又姿媚而楷簡要而草乎

陶器梓器皆範金兆於盛宋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于季宋亡國姦諛之手二者皆變而爲金至今

皆然

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六雙六最近古號爲雅戲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大宗播之聲詩紀于李文饒六有光焉

沈存中筆談梅詢爲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行廊下見一老軍䡛睡將方暑以箠擊之老軍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字公曰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子一生不會取快活亦可笑

也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于觀韓擧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山東俗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苟切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張良把下取履魯仲連排難解紛而無

所取杜甫遺田父泥飲云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任否
呼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
有是也南人多不知此音若七麌取字則士虞切語
然後取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取秋毫無
取取青拾芥是也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
征之號青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作兩稅法從楊
炎之請也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又墊陌錢宋神宗
熙寧四年行藏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

免役法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有仁心者宜可以爲戒也

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警

韻府羣玉亦收之惜矣解縉陳繼文人也亦不之取其中正要緊者漸之如足字欠管寧濯足柵字欠青溪柵蘇峻攻青溪柵卞壼拒之高頴殺張麗華于青溪柵二字尚失之他可知也人當自擇

予閱史至齊史司馬王敬則爲齊王所疑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王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王愈猜愧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偶然道情耳如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京落而爲箕人作行樂耳須富貴何爲當時以此
詩爲誹謗得罪以予度之恐也又如謝靈運既臣宋
邦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則是有是心
求免于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
意作人有病者疑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唐詩絶句
首首有意乎恐未然解杜詩者亦似此乎在滇送劉
進士詩一聯云莖鳥偏于風外囀蠻溪多在雨中渾
一秀才爲譏其騷人亂作詩不特詩也六經四書子
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辨

道士爲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而爾徒高談淸淨遂使我曹寂寞

宋王觀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諧律呂此病自是讀書未精博耳

宋相李昉玉堂郎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爲良史如郅都之功績乃爲酷吏傳首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世稱墨爲玄玉玄名其色玉喩其質墨之堅青光黑者佳黑青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不青綳斛非玄也堅光備謂之玉而堅易光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得而力致惟妙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妙存焉妙不能喩在人自得之耳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員中規矩終

日書而不敗故曰筆妙

襴衫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下及裾名襴衫以爲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猶身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于人遇夏至日驗之猶身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于此時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偈少師士奇言其才

求文者千百得錢即予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

陳白秀才不貧高傲殺人渦漢不富教化無路

宋儒云天分自有所禀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陶侃木屑事似矣朱温忽如相州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有備無患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嘗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趙普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此以對

措大能舉措大聲謂貴顯大人也稗碎米卑巷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枝梧枝者大柱梧者小柱

淞江府志云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之南京舟過泖中予適倚舷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遇古迹不泯有如此

鄭伯侵陳陳侯曰鄭何能為呂東萊曰推此一言實

亡國敗家之本

震澤長語

吳郡王鏊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蓋傳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亾之詩序相傳亦云

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子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爲毛詩是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詩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賴

中尚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倣武公則濮

儒之學幾乎熄矣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與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豳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豳遠矣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於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

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内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觀程子得

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献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

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壽大爽塏其人沉鷙材勇朴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　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

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乎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有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

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也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士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詮第郎吏出爲宅官以補員缺是時未爲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歲常

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彊八十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有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欵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

曰漢非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爲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爲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勛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九階高官

甲則稱行階甲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爲定爲是官則勲階爵隨之無復叙勞叙功之意顔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郎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勲官用蔭郎有高甲會燕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勲官惟以定蔭而已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治

臺閣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
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
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
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
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
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
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
乃陞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

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爲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爲齋宿委積之所内有東閣聚學士聚焉爲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事峻夬之求如古之深嚴未之見也惟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爲深嚴其比古之翰林邪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上伎茶酒醫官雜流駐歩卿相視唐宋爲重矣

食貨

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愚以爲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爲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爲之溝塍畝澮公私有分旱澇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爲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豈湯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爲守令假

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　天子親命
之使民曉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成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兩以爲
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
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
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因計度臨
羌東至浩亹羌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
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萬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傷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異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象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占中星以知方位

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北而又東以爲昏明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就之隱見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爲明都天體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爲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于地也若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爲日月所照

安得爲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爲無理故著之

或問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

稱爾內則叙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叙山水脈洛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擯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

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
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
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
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
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
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
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

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觀漢書時略矣葢史記去放漢書詳盡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蒼傳叙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放此意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為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為崐體又為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音律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

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六十律以爲準
淵之節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
不如數而應者矣
晉荀勗號知音律初勗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
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
送牛鐸果得諧者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達八
音時謂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
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與巳乃出咸爲始
平相後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

短校一米盐伏咸之妙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號啞鍾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于大樂署

音韻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

易皆吾故封也瞿曇之書能人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障閡耳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與刑益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邪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于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興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眞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

陽公始

右宋鍾隱寺僧夢菴道肯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爲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

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辯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

桑榆漫志

明 陶輔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爲是先儒斷其矯殺爲非又論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爲是先儒言其暴橫爲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猶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于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

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于既往扶世教也夫何不思羽爲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杖兵縱恐不一稟命于君剖分四海任巳行封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爲本若項羽者既爲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于莽操懿温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興旺者若非父祖死于其

命必其父祖立行汚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爲父祖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爲必然形諸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圃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間予斫去之隨去後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頹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偶在内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七竅皆透大如酒盃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

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嵕南至樗杜澗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絡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隣縣尤甚以為雍丘之蝗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米公大笑題紙尾以答之曰蝗虫本是飛空物天遣

來爲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同來

損齋梅氏備忘錄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意天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遶地體乘氣升降門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爲知天地者歟

丘瓊山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

世史正綱義嚴理列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託述精詳偉與不滅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放鄭聲爲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譔傳奇一本題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故亦可習振啓淳風其於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予書肆中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關目之本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筆書之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主人所作噫有是

乎意恐他人偽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非敢擅爲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辨之

鼻陽也飲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識破塵團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蜾蠃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巳窠

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蟲亦化為蜾蠃名曰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册古今通用而無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予閑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遶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此之狀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窠有一青蟲乃蜂含來他蟲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以漸大其青蟲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蟲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蜾蠃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蟲漸次死爛就為蜾蠃所食食盡青則穿孔飛去矣子

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蜾蠃螟蛉之虫眞能變化乎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業而得名綸竿斧擔皆物也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用是以名非實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爲義帝以滅暴秦沛公入其都擄其王弔其民義帝遇弑又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

其都殺其王坑其民更弒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忘實者多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于下徒枉然耳

或問三教之設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間優劣可得品乎答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出乎是理者也道者返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之分乎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之一家乎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輕品其萬一耶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于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逃之數盛者縱肆衰者屈節干恥更不思天道固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于未然使其盛不過盈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

延州筆記

江陰唐觀

唐音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張文亮註云秦都咸陽而于天帝醉則置不解夫秦都咸陽誰不知之所當解者正在天帝醉之句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釣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又廣文選庾信哀江南賦曰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秦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

扁鵲傳故二賦皆引之義山詩所謂天帝醉者益本之二賦及史記也

綱目唐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其納誨箴曰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集覽云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因引詩淇奥篇充耳謂之瑱以釋之按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于耳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以規爲瑱正用國語之句集覽既昧乎是而陳濟正誤亦復未曉予故補之

栁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註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本在齊卽墨地至于汧城則在關中所謂養馬于汧渭之間者也按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舊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栁公碑文援之

唐詩品彙載釋寶月劉令嫺詩皆以爲唐人按釋寶月者齊武帝時人劉令嫺者徐悱之妻梁武帝時人

陳徐陵玉臺新詠已有二人詩品彙特重出耳又梁鍾嶸詩品曰釋寶月行路難本出東陽柴廓隋書經籍志亦有梁婦人劉令嫻集尤可證其非唐人也

前漢書枚皐傳曰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又西京雜記曰相如作上林賦構思百日而成梁劉勰文心雕龍亦曰淮南終朝而獻騷相如含筆若毫腐皆言相如作文之緩也而宋人林艾軒乃云相如華䟦賦只是説出便罷至楊雄班固始紙上作文是

何億斷之甚耶

唐文粹李德裕張辟疆論曰高帝云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是後蘇老泉作高祖論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謝疊山云此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今德裕之論與老泉何異出此言之德裕亦可謂有眼力有筆力者豈獨老泉乎

唐音李頎贈從弟𡹎卿歌曰第五之名齊驃騎註云第五之名沭詳而又引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謬甚按

晉書何準傳曰準弱冠知名兄充爲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弟兄中第五故有此言驃騎旣指其兄何充則于霍去病何與葢不知顧歌之用晉書全句耳

李太白寄遠詩其七曰滅燭解羅衣士贇註引謝瞻詩閑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曹植詩羅衣何飄飄以解之皆非也按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堂上燭滅主人留賓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李句葢本此乎

唐音盧照鄰送鄭司倉入蜀詩曰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註云潘年未詳按文選潘岳作秋興賦曰岳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椽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又駱賓王集上裴侍郎詩曰三十二餘能鬢似潘安仁亦用此也

唐詩品彙劉言史樂府雜詞曰君王試舞鄭櫻桃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此詩蓋詠鄴中事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

東儲甲觀流詠止于桐簫按三國志蜀劉琰豪侈侍婢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前漢書王褒傳太子不安命王褒等娛侍太子太子愛褒洞簫賦命宮中皆誦之

綱目桓溫登平乘樓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集覽云陸高平地沉溺也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猶王道陵遲之義不知二字本出莊子按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晉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封於萬年歷

卒而命岳作誄焉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𢗳誄字之誤也而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 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久非一日矣

氏族之學不講久矣今世凡舉某姓輙自稱某郡誠大惑也何者謂此郡爲此姓之望則可謂此姓皆此郡之出則不可姑自王氏而辨之王氏本出王子晉時周已東遷當緊洛京厥後分派乃以太原爲望然有太原之王有瑯琊之王太原之王如漢之霸魏之昶晉之坦之元魏之慧龍北齊之遵業隋之劭唐之

琊之類是也瑯琊之王如漢之吉魏之覽晉之導宋之僧綽齊之儉梁之騫後周之褒隋之頍唐之方慶之類是也當漢魏之世又有沛之王如陵者涿郡之王如商者上谷之王如次仲者山陽之王如粲者東海之王如朗者東萊之王如基者殆不可勝數年祀邉邈吾誰適從安得悉舍之而專就一太原耶其餘千姓百家亦莫不然何君子之忍于誣其祖也習俗相沿迷而不悟後之達人果能超然遠覽但著其姓而不復鑿之爲某郡則善矣況又有假僞以亂眞慕

菀而背枯若崇韜之於子儀者可不爲之重省乎

唐音駱賓王晚泊蒲類詩註云蒲類未詳按前漢書

傳蒲類澤名漢宣帝命五將代匈奴趙充國爲

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　蒲類澤是也賓王時

隨大總兵裴行儉征西故泊蒲類耳

戒菴漫筆

江陰李詡

正德時逆瑾傳勅滬責忠良目爲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王事爲小江黃公昭御史爲學静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

敘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令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剩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卧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醉翁談錄引予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悶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

書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逌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

不係於世類如此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爲有理考亭閒之當亦心肯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畬種洞蠻也畬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蜒音延韻書作蜑寫者音但下淫南 海種則

蝅字宜以虫从下爲正蚕種亦曰蚕人叢談所載三
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
煮飯何如煮粥强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
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
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
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荀悅漢紀云
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淸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

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四遊記

監關記實匹休耳

北地氷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圂圊溲亦不肥氣之通塞豈塲不容假也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晩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孛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柹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柹大而匾方柹四稜六稜乾瓤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柹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散畧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瓤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曰橙非也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貝字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荊公木了又一尸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着了字又字一字尸字是極字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㬉輿皃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徉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

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倭國婦人不髮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極齊服飾有扇子錦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也

葉木心集墓誌丁梢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黄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須臾卽斯須鄒曾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楚人方言卽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卽些字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云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从人从爲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徐廸功昌穀禎卿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廸功集迥然不倫葢廸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

任眞而出者也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淸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爻字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寇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旣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

暖姝由筆

江陰徐充

今人干謁者謂之打秋風靖江郭知縣芸嘗題謁客所送扇轉贈之曰馬沙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郭以語吾縣黄侯夢弼相與大笑

今人患瘧輒往寺觀中躲避多愈唐高力士方逃瘧功臣閣李輔國以誚制授之貶巫州其來巳久

成化間羅狀元倫乞致仕　上不允問居政與致政

孰樂因獻詩曰醉裏功名夢裏拋青山自結白雲巢迎將化雨多栽藥準備秋風厚葢茅白髮滿簪陶令菊綠陰高繫仲尼匏有人若問興亡事請把韋編玩一爻

張學士元禎弘治間在翰林傳一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宮墻

慈谿馮元孝爲知縣時民有訴牛鬬一牛觸死者馮批云兩家牛鬬一死一生死者同剝生者同耕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　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畫看用墨三者不失能事盡矣

今人謂父子不同席至不同堂會飲古者席坐四人猶今之長凳父子但不並坐耳非今之燕席也誤會禮意

劉毅齋鴻臚乾在工部以主事監居庸關鈔馬草火焚火自中起前官于辛酉年大寒務蚤完事納者不計美惡束草雜以泥雪堆疊欝蒸至春陽動故火發

也猶稱草爲螢之義

鄧鴻臚甚見君山墳塚纍纍謂朱戒哥曰城外都是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

天順中進士有直茂賜姓陳直識如陝也

山水中凡畫遠山峯青色露尖一𡉚上濃下淡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察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須一色乃得但爲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嘗言及此者

章草在世無人學故無人知其法解散隸體粗書之

亦自一種與大小篆眞草等並刻世有急就章刻本眞行二行要是解釋其字耳說者遂謂眞字章草寧復有眞篆字眞隸字耶故宋仲溫亦以章草體作眞書所以為一大變也

竹鶴老人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當問曰老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海早晚兩潮惟廣東一潮

諺云千粒米不成滴謂酒也千粒麥不得白謂麪也

山東棗園至白露日根下遍雅草焚之蒸以火氣辟露氣也不爾則多乾落

櫳頭小梳也斜撩尖梳也抿子眉掠也快兒一曰快子筯也划子小船也兠子輕竹轎也隔壁遊槍也滿堂紅釆絹方燈也兀子櫈也鷂子紙鳶也一曰風箏

搭褳禿袖衫也

今人□□□□之鑽人情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又有干謁求人者曰打鑽去聲皆取攻堅務入之意

今人以裙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小蜘蛛垂絲墜人衣巾俱言有喜事唐權德輿玉臺體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弃莫是藁砧歸始知相傳已久

蘇州戴學官冠字章甫號濯纓以世之富貴多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有一無

風月須知一書狎遊事也不知何人所作有娼品狎材狎體狎格狎機狎守勉娼七門前序託楊鐵崖後

序託宋景濂皆非也𡱁陰戶也屖淫液也嗷隔歊也隔人而道達恩情也三字字書俱無娼品以體格顏色情分技俏藝能第其有無爲十二等惟五者俱全爲上此書爲蘇州文壽承借去不歸

琴有散聲初不知何字東坡言稽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散聲也散音鮮出胥鼓錄

舊言西王母居崑崙山蓬頭虎齒而戴勝後世凡壽慶皆圖王母蟠桃是爲美麗婦人何也

蘇子由策問言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蹈于大戮史記中是子我非宰我也子由亦誤用

今人誣罔指人者爲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爲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注謂不悔前過曰賴即此字

祝枝山學佛語作乂袋謎子曰無佛物不開口開口便成佛盋物盤多羅詰結多羅破多剎撒多佛物多難陀駝

方言凡問物之在者則曰在那裏此官語也吾地曰

來邊常州曰來頭丹陽曰來箇無錫曰來上蘇州曰來打上聲

蜀人呼長年者爲波猶言丈人也呂東萊有驚起何波理殘夢之句指同舍生何文舉也

一箇十字四箇口字是圖字一箇口字四箇十字是畢字

聚寶門舊有六樓來賓重譯輕烟淡粉梅妍柳翠下四名王女侍言

張志淳南園漫錄言正德初內臣最能狎者入老兒

當去聲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近訪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小內臣爲之豈閑籍孺之類歟

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

織墩曹方湖爲江西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兒絭大人藏袖中爲戲土人名栗子猿第三乃郎子進說幼隨任曾養玩之杜詩所謂爲致小如拳豈此類耶

硯水慮凍少着鹽可解鎮江楊遂菴鎮守陝西得此法鎮江秀才試時遇寒欲用燒酒遂菴教以此法

今人凡交遊往來及贄見不論貴賤但有餽送之禮貨物不等皆謂之人事白樂天奏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狀云上須進奉下須人事其來已久昌黎集亦有奏韓弘人事物狀

國朝創制器物前代所無者　儒巾　襴衫　摺扇　圍屏　風領　酒盤一名護衣盤　四方頭巾　網巾　水火爐

宮人多用糞車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以空車推入一擯從後宰門出是日遂許作市交易百物鋪地外人亦不禁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廿四六月初四余嘗兩次進入收得陽文漢銅印曰高慈印信

山西汾州等處字音一東韻與十二文十三元通一宋韻與十三問通如風爲分音公弓爲禪音宮爲熏音俸爲奮音孟夢爲璺音之類

大寒前後十日爲陽宅亂歲寒食前後十日爲陰宅亂歲今人不知但指臘底二十四夜爲亂歲

兩山墨談引文伯之毋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注以爲闖爲闞謂闞門也今按闖者馬不出門之貌此見國語乃是闖門說文曰闖門也从門爲聲正引國語此何作闞誤也

今人娶婦之明日婿率妻具禮同至妻家拜禮名拜門亦曰回門又名轉馬若在鄉地遠者或婿獨行有之或擇別日有之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益轉馬即反馬也

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筆輒取土壁或石灰書

其家壁板某人來拜此卒易拙俗事耳吾子行問居

錄云將泊宁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名公士大多

器之每一入城終日旣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前此

亦有之

家常飯今人常言之侯鯖錄云范堯夫丞相嘗教子

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

僧衣肩下有大環雖聞其名而不知其字鄭元祐遂

昌雜錄云哲那環常聞哲呼爲執音耳

松漠記聞云殺鷄灸股烹臑音蒲膊肉也今亦云然

益胸下之白肉也

今女工做鞋子者用紙背梗襯裏剪樣十肐膊武林

舊事小經紀有賣圪珀紙者此二字

農田餘話

長谷真逸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即唐太宗時貞觀二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羊胛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烝留意杜詩所作頗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載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來

頗掃者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脉而南人文格亦變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于故宮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

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
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毁之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
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
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
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
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
知覺梏于氣知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
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

哉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叅政以苗獠守嘉禾二境之間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叅謀軍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撿括金帛財貨打刼不貲至於墻屋亦折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困或貽禍于後人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

戾小說妄也泰有亭長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禦于蟲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采二物

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萄影忽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艸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歿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能世多

見之

春帖千雞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黃道天開日月明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壽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爲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伏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司馬温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側旁注半非作亾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朱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游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强有孫文載娶邵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圃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圃如是非兩家奇花異卉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言猶昔人賞黑牡丹之意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眞文忠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關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

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屏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司馬温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繋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

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猶仁者見而墐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令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資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

者方當哀膓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禍利耶昔者吾諸祖之塟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塟太尉公族人皆曰塟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塟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二萬張生闔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巳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葬辨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日性

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雨航雜錄

天池馮時可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今相下不益哉嵩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　然乎永嘉陳君舉答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涵泳不驕蓋

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粗魏拂逆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燁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

響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敘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撝咸其神化槖籥之也選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選翦其繁

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戰國之説辭氣縱横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違矣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於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違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縱觀大化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西京之儒術衰於揚雄爲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淸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華文而從忠也左氏煒煒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誦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獨稱遙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詆巇激

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漢毀雕為樸反澆為淳而春和諧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匕者深淳渾灝沉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溫麗然已為六朝端倪矣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贍[illegible]

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器械矜於古
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
異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響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
越也寧諧衆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
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亾矣學士大夫取
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爲帖括稚朴淺近能不

詘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剌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一代

退之秋懷詩窓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

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骨道上駸駸建安矣
初盛唐之詩其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
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鳥秋蛩
節變音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
杜子美新婚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
云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
慘悽杳眇之極足泣鬼神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
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

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述者所能辨也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為言詩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媒進且用以蔽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嘆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删之而未嘗易其次也詩

有南雅頌爲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爲歌咏而已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爲孔子所命非也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

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之卽心卽性卽心卽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其者恣心順意糟粕其經脫畧於敎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諭志皆取風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葢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　各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於酒食徵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雅士耻之酒以令行豈合歡

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杳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為樂府其曲大備然

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茂矣建安風骨遒上而渾淪不

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

賦淫艷之濫觴矣知風風之自微矣哉

菊坡叢語

明　單宇

俗有桁竿晒衣竹也杜詩翡翠鳴衣桁李嘉祐椰色侵衣桁即此

今小兒乳哺時値母有孕輙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瘧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西域記婆羅痆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中

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鏑三攤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

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一名搖籃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

名

北曲中有金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玄亭涉筆

能溪王志遠

天弓虹也見白虎通亦云帝弓

威屑霜也迷空步障霧也

銀灣許渾謂銀河為銀灣李賀謂銀浦

竹胎說文笋也

青士竹譜竹曰青士

石髮風土記苔也廣雅曰石衣也

水簾本草曰萍也

水栗菱也酉陽雜俎

水芝廣雅瓜也古今注蓮一名水芝

木蜜廣記曰棗也

丹若石榴也又曰塗林

快果本草梨也

菊婢鳳仙花

堯韭菖蒲也見呂覽

水畜魚也又云川禽亦魚也

一寸樓臺蜂窠也

撲朔蘇東坡詩寒窓煖足來朴握註兎也古樂府雄

兎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穗根羊也見南楚新聞

山公李約養一猿名山公又王仁裕名爲野賓

殊翁鵜鶘也見漢儔

飛奴鴿也張曲江以傳書故名又曰插羽家人

金炯司空圖以銳爲金炯

寶帚僞唐宜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號翹軒寶帚

自此江南士人呼筆爲寶帚

清防屏風也見顏延年詩
香璧蜀士景煥墨印文曰香璧
涼友扇也商山館中有詩云涼友招清風
睡龍枕也
輕容唐類苑云無花薄紗也
樂句拍板也韓愈問牛僧孺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
韓大稱賞因此名播京師
要舟埤雅壺也腰之可以涉水
屈戌窻戶環紐即古金鋪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

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

謏門東京賦謏門曲榭㳄存中云字訓謏别也但言

别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

牢丸今湯餅也見束晳餅賦

雜馥和香也見通典

兄公爾雅婦稱夫之兄曰兄公

小鳳唐人謂宰相老鳳翰林學士大鳳中書舍人小

鳳

野航史話

防風茅元儀

司馬季主曰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彷文王八卦以破敵國句踐演於易典籍中唯見於此即吳越春秋亦止載范少伯六壬神驗耳

余嘗怪岐黃家製方必窮折分釐而置劑者毋以手爲度必不能合欲以巳疾焉得不陳古之名醫止華陀置劑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陀能剖腹破背滌洗腸

胃此可傚傚乎

秦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宓文不甚見然自是文章家第一流語也

謝晦被誅其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柰何狼籍都市此言字字可思吾輩一日當誦三過

謝澹任俠不營當世與名士范泰爲雲霞交交道中以此爲第一

孔靈符營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得此可以老矣

劉孝綽七歲能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見弟及群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其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名而悱妻文尤清拔世稱劉三娘人家聚刎滿牀何足爲榮若此者王謝崔盧皆出其下

火燒張晏宅賀六渾之所以生心也然當時尚收執

八人今幷此不可得英雄能無嘆乎

魏收爲魏書時稱穢史至投牒者百數然史所譏指況爾朱榮爲韓彭伊霍則不然其原文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此淡譏直貶之詞何云曲筆也

宋有謂賈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談不直雅談良至論也

北齊南陽王綽生於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歛色如生俗

云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

隋志曰濕蛙之音能使骨騰肉飛此文筆亦有天際飛花之致

隋志曰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買妾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則近時習于禮義不可謂非理學之漸摩也

人主假少君之術以見所嬖者有矣無如唐太宗假以見馬周真君臣知契千古一人也

韋陟常以五采紙爲書記使侍妾分主箋答惟授意而已書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能來受用媵妾風雅此爲第一

五代時朱瑾事楊行密嘗病痞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我非以病死者及徐温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瘧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身知不以病死死後墓土尚能已病爽快士也

唐璘爲御史論宰相以時文之才爲繼世之器其言

甚可思

朱仲晦號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眞亂世雅症也萬曆初江陵不惡設言士大夫工務事以爲媚近有復循此者偏召名士頗費心力裂而還之終致于理彼無務而金珠者皆高擢矣

南唐陸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而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收及舉案唯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此亦異事當爲格物者立一案也

余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簡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爲覆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上從之禮失而求諸夷可勝慨乎

今當事者堅言西域曆法精愚未敢盡信也觀元時西域曆人有奏五月望月當蝕者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言不蝕卒蝕八分可以驗矣

南唐盧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余嘗諭

女狀元女較書等此亦足補一事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國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官極多而貲格亦不貴後則不然矣如民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必降璽書使行人至其家旌爲義民此益鄭重獎掖不然行人罔易差璽書豈易降其家乎今于報功旌善俱草草矣人爲背自嗇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卒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致仕官最爲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

此以扈從出塞故至二十人亦無兩也

楊東里集中有慈訓錄是述其母之教此格亦獨創然仁孫孝子之懷可以法後世

陶學士安集載洪武初勅書稱奉天承運皇帝勅旨蓋當時制未定也

元人重吏薄儒此其弊也然漢之郡椽皆以士人為之誠為良法元復漢之舊耳世重迂闊浮華之儒故遂分為二然元之吏頗勝於今之胥吏而所隸之地必選而任非如今之營窟為姦不可方物盖國初之

制猶倣元之舊今漸失之餘於覩此太輕也故曰元法亦可取也

覽大之詔及孝子節婦義夫旌典也獨前宋大明七年詔有悌弟有慈姑余以謂此二者甚有關係後可法也

宋濂溪自謂同舍生皆被錦繡被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此非儒者之服蓋其時皆紅裝也

元時楊文安公堯賜金錢百僚皆致賻襚人勸其子

輸貨縣官而紛鹽于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害其于恐緩爽不可此即飛錢及射貨之法亦甚便惜今無行之者

裴潾有天和通選潾以藝苑主盟自任裒古文辭續昭明文選為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雖工不取世恨其隘其書不傳平生詩甚多亦不傳今之選詩文者誰為千古何必紛紛乃爾

命書之名如段成式諾皋記志幽怪也以太陰將星神名意甚無謂神名豈止此耶又有支諾皋支若干

支之支謂分類也殊亦新好又温廷筠著書稱牛饌

予謂語怪說賓猶甘饌悅口要自有致

大賓辱語

仁和姜南

睡鼾

予性不嗜睡然睡則鼾鼾之聲徹于戶外初聞者甚訝之及讀宋歐陽公謝人送桃箪詩有云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作雷竈婦驚窺疑釜鳴則古人固嘗有此矣

學書之難

韋續書訣墨藪云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思吾學書

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穿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妙可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輒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妄哉

吳俗富侈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特賜進士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爲蛻也見本草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之信乎龍之骨蛻骨也

抱璞簡記

仁和姜南

禁稱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　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而正之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更定祖字

太常卿崑山夏公昶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絕妙一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時命書諸宮殿榜　賜第宅免朝參　恭　睿顧極隆初昶字本書作昶因召見　上曰日旁可從傍宜加永上遂爲更定故今書多作昶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輩也從羊君聲徐鉉曰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群字

高皇惡其文爲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于羊首蓋非

然也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格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騎戰之始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史記趙武靈王謀　服騎射以教百姓又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始見于此